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

巳杞伯勾卒五同盟○古害反夏邾郈我來奔無傳界我其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諸侯納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

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哀

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文九年

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

言及經無義例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

辭兩事言遂取其省

文行盜賊事故曰襲林

注春秋書變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

當服總麻三月雖諸

侯絕期而尊同則不

降杜所言者言諸父

昆弟尊不同者是禮

之正法也所謂期之

喪達乎大夫是也關

者微樂也補正曰鄰

國之喪且猶微樂而

況于母之兄弟乎凌

氏曰母有喪子微樂

左氏不以母子至情

言而曰禮為鄰國關

何也馮氏評之曰此

不從正義作斷却下

一談語也尤覺言有

盡而意無窮

林註相命相告也

慶氏所為不義不可

放肆故族有二卿並

喪滅矣禮勝同姓

之嫁于異姓今晉嫁

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李氏為之廢晉人殺欒盈齊侯

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問有事○輕遣政反

傳二十二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

公母杞孝公

喪如字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絕諸侯

以鄰國責之○為陳侯如楚也朝公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

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一年二慶謂黃奔楚自理使慶樂

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慶氏以陳叛在楚而

叛之不書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楚莫敖○從才用

反又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

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

不義不可肆也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

義則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蕃載欒盈

及其土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

也欒盈夜見昏午而告之昏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大之所

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

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

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昏午匿盈

○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

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

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

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欒盈佐魏莊子於

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馬故囚之私相趙氏以原屏之

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韓趙方睦韓趙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東而固與

見十二年十四年傳

女於同姓齊以異姓

使歸父送媵女於晉

皆非禮也傳不言非

禮者本主說欒盈不

論事之可否傳氏

曰曲沃晉祖廟之所

左傳

卷二十七

二

至此十六言十七者
寫誤荀盈荀首之孫
中行吳荀林父之曾
孫首是林父之弟首
為知氏林父為中行
氏是同祖也七與下
軍與帥七人見傳十
年傳 初樂盈至賂
曲沃為中段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
臣曰爵曰祿曰予曰
置曰生曰奪曰廢曰
誅此八柄爵祿予置
生賞也奪廢誅罰也
軍在賞罰故杜言之
按強強劫也夫入為
兄弟喪服大功布衰
裳牡麻經冠經以經
冒其首也宣子詐為
夫人孝服也按固官
註當在上走固官下
晉語宣子以公入於
襄公之宮親文冒莫
報及經直結及以經

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
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唯魏
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
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二
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
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
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

冒其首也一云纒冒
經三者皆墨之僕魏
舒之僕
援率也此賂亦使魏
公掌之非樊之按注
獻子下一本有也
以下未段周禮奴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春泉魏律緣坐配
沒為工樂雜戶者亦
紙為籍以鉛為軸蓋
古丹書遺法按大公
授丹書於武王亦是
也丹書非法律書陳
晦伯辨之見通雅
短牆可隱故為此解
廿五年隱於短牆是
也馮氏曰如今賊
矢迫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也
林謂已及君屋非按
勉或作免壞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凸出
上者

徒果反隊直類反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
之以出僕請諸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
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謀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
其罪斐音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
而殺之范氏之待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
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樂氏
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樂樂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
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天於弦也射食
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機槐而覆或以戟鉤之

附注操嘗作騾輓也說文車所踐也又云接車引車逐之也傳云蓋用劍時棄車而率士故也亦通按申鮮虞傳摯與成十六年潘魁之黨同此文三段首末叙也中議也

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斷音短。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先鋒軍。召上照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成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鮮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右公御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屬古曠反。啓卒成御。襄罷帥。狼遽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肱商子車御。侯朝相跳為右。○肱右翼曰。起居反。又音脅。朝如字。一直遙反。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殿都練反。夏戶雅反。御魚呂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

記為曾孫度其年世曾孫是也。或云不德恐不幸誤。諸侯以晉為盟主而齊伐之也。林注且往止君使勿伐晉。按人臣之義有賢於君者，猶自抑退善則稱君過則稱亡否則雖義亦罪也。况以惡過君者乎。按武軍前見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補正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源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按郵邵當是一地。文六年救公子樂于郵是也。少水水經注今泌水也。山東曰朝陽。東陽總稱晉山東之名。按晉地朝歌北至中山為東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熒庭晉地。○發戶局反。野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京觀。○少詩照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勝音升。一申證反。釐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維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由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畫室。

陽師者即叔孫豹所帥者按倚晏楚詳魯語釋例曰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文無義例止不立紇止字絕句紇義統下有也字樽本亦作尊一人舉解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申豐昭四年注大夫廿六年注季氏家臣胡傳申豐者季氏之平也紇文溫紆運及怨也怒也蓋謂心佛辭也朱云但當敬以供父之命耳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為季氏下為孟孫意同他日之富不啻如季氏雖云倍之猶無不可也與廿七年雖倍楚可語意相類

將行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立統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焉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李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溫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則父寵之若面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

使為已設無駟掌馬之官兼掌御車故曰御駟叔李孟臧所五氏嗣宗者獨以孫稱之讎報讎也

惡鳥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駟豐黠好羯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三必為孟孫孫再三公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且夫子之命也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蓋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彼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夫子謂孟孫也林注武仲作不順於先今見廢秩立錫則知禍將及已悲之蓋有所感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左傳 卷十七 五

石鍾乳磬之類或云

疾也扁鵲投石是也

孟孫也按夫猶彼也

音扶又按閉門謬為

恐懼也辟乃所謂穿

復土除即除道路之

人役夫隧正所主隧

正屬司徒時臧氏為

司寇而借之者蓋兼

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門

最便揆說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聲類所

以閉也門牡也釋

親云妻之姊妹同出

為嫌註同出俱已嫁

也又謂之姨子謂之

從母但子效艾語亦

呼為姨姨子昆弟即

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為蔡家

語臧氏守龜其名曰

蔡或謂出蔡地因以

為名祧亦廟也以廟

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要君要約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

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生我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

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止夫助之

正夫隧正亦反又甫亦反藉音借又如字藏去聲臧孫使止夫助之

如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

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

姪大結反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

公宮美氏愛之故立之叔廟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龜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

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

遂自為也為自請臧孫如防防臧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使申從己值慮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二勳文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

孫曰無辭廢長上以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

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李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

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

犯門犯鹿門之禁

左傳 卷十七 六

得雋曰克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
合戰也 宿既入而
又出宿也

非 秋文近昔附近之迹
昏昨晚也昨晚受命
載甲而來日未中而
奔君之命不為死戰
昔君怒其不從故親
鼓而伐之

曾子譏黃尚受野弔
則卿大夫當受之家

不唯婦人也如小臣
庶人受野弔亦可矣
禮曰君遇柩於路使
人弔之註君於民臣
有父母之恩是也杞
梁妻事見孟子列女
傳琴操等 林注寢
廟人多鼠不即以為
窟穴 按前曰廟後
曰寢今王宮之前殿
士大夫之廳事是也
或云齊侯向下請為
長林法非鼠之所為
而何按此如訓而
馮氏曰不順貼事說
不恕指心說
多則多矣林云上多
戰功也下多多少也
似鑿

按廿一年九月十月
此年七月八月連書
日食孔疏引曆術極
論無此理鑿鑿有據
但杜所不言故今不

國之紀杞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唯居其

孟叔乎孟叔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

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

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傷齊侯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犯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

莒郊莒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

華周對曰負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

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句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

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仲尼曰

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吝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

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順事恕施也

事當常念如在此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

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公會晉侯宋公

左傳

卷十七

七

復舉辨元史曆志此八月日食不入食限傳云范出自堯至劉累擾龍夏后賜氏御龍國於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氏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殺其子奔晉後氏范陶唐二字名其所稱或單或複也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為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曰陶唐氏舜封堯于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太土其次以人為次弟也按舜下稷下文仲下據疏則宜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荅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惡之也○鍼其廉反惡烏路反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諸夏盟主范氏復為與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會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

加之類二字按保姓受氏又見大戴禮周語作命姓受氏秋文言立上下俗本有於世二字檢元照前本皆無之

時子西從鄭伯如晉寄託也

按昭十六年子產曰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難乃且及難與患對或如字非也

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晉語韋解云沒貪也

樂旨君子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此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

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倚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貳離也若吾子賴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疏不敢懷貳於女之心劉云下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天臨之民不貳之無貳與上兩貳字對看林注令名如輿載美德而行按行之謂使事為不取人財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乎又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焚讀曰債債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請罪焉秋文作請請罪焉云請並七井及徐上請字音情馮氏曰周禮條狼氏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一後請亦音情馮按昏義請期亦徐音情此言欲問見伐之罪於陳故

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怒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天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賞罰無功而還為下吳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告之晉受言也于室晉紀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浚取之深也閱音悅秋文基作其音基基漢書作亦蓋古基作至基亦作至下即古其字啓疆本或作疆下文皆同附注疆疆通居良及啓疆辟疆事見韓非子新書等師古云辟疆音關疆按此人名外傳作疆致師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也即挑戰也自御疑作為御彙本作樓秋義一猶等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大小眾寡之異我下鄭鄉彼若卿我當下之彼若大夫我不可下之我與彼同位諸侯大夫位以國大小禮也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介根莒邑今城陽未得相見會于夷儀將以伐齊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駘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言無大小國之異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

此蓋念語部婁說文引古文龙氏作附婁史記甌窶滿篝坏壤亦同蓋敦然一堆之地踞謂坐其上也衣裝一作衣囊按轉大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人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禽獲揆囚虜不待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呼其字告之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故不告也傳云轉乃軫字之訛詩小戎後收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備考又按轉疑作輶韓非子茲鄭子踞輶而歌可徵林注告無叛楚之事

嗣廣古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曹於囊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謂不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子馮君遠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成王定鼎于郊廓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按此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一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韋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關程鄭既得為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入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且死時諫云云武帝曰今願朔多善言怪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朋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城之邾古洽反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晉侯廢程鄭使佐下軍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左傳 卷十七

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酬之者也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曰入歸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無義例諸樊卒弟餘祭立

名在伐楚上為下書卒省文也與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

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無衛侯入于夷儀

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

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頰又音謁

也前年魯使孟孝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

寇寇不為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

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武子筮之遇

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

吉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

墮妻不可娶也墮能墮落物者變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

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女辭困于石往不

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動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

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死曰滅今不曰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陞同邑長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令稱公不同

按兌為少女是為妻也一讀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兌秋木兌妻也從猶復也亦通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蒺藜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入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來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為剛有石

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

吉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

墮妻不可娶也墮能墮落物者變而且其繇曰困于石據

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棘叢象坎為宮互巽為入三坎男上兌女三離離目能祀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為棺槨按廿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

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林法謾詞也捋以姜餌公故借出也左繡閉門門外門啓三門字作眉目請盟請又內有多少延樞或死或亡外有一事而特門為之隔耳命姜之命告也按家臣對國君自稱曰陪臣夜扞盜賊手有所擊故以于振為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

又以其閒伐晉也而閒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何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

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

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請

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于

振有淫者不知一命于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

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殺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

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朝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

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退謂其宰曰

爾以祭免祭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冬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馘蔑于平陰馘蔑平陰大夫公外發傳

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入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一命前有射公不中故傳言其事而云又積義捋疾不能聽命行夜但捋之家近於公官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捋命討之不知他命商書口實詰柄也願封口實食物也廿二年口實徒有其言已也此口實謂祿也與願卦似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奔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為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乎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林注人謂崔子有君而自

弑之按與成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衆人之君而崔子弑之也又一說人更有君之而弑之者當死當亡已不得而與焉此三說未知孰是唯林本杜意故姑從之西仲云既不必死不必亡亦將用何者以爲歸也補注此句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姬見昭十年西仲云崔杼盟詞未終便從中截斷指天而誓而大官之盟無益亦在言外陸云崔慶者下本或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

加按此盟辭是與下無者字抄微也即微以爲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往欲書之也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縛柱變及博雅東也集韻重緣及卷也

會中又見哀十四年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

廿七年崔杼縊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家藏之也側辟字奇事似

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爲瘞埋翼者扇之類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雲氣

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爲亡死而爲亡非其私

臆誰敢任之當其禍○臆女也非所親愛無爲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枕尸股

也舍之得民也舍置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爲二十八年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女於靈公○還音旋丁丑崔杼

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日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帝讀書

及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續

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問丘嬰以唯縛其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縛直轉反鮮虞推而

下之如下妻也○推日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

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會中將

舍會中狹道○舍於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縛而寢○枕之鳩反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會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參得用故不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不殯於廟丁亥葬

諸士孫之里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

士孫人姓因各里死十

三士孫人姓因各里死十

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

士孫人姓因各里死十

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

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空樹于壇中下車貳車蓋簾惡非良車也葬是太禮備列軍陳若霍光葬用甲兵是也

下文陳人男女別而累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皆與此同蓋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班辨音通晉始伐齊未知莊公死齊人以弒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今受賂未合致譏一說以班別累以別皆降伏之狀受賂還不譏者以其譏已明也又男女為賂解非也他日衛侯得國則望以五鹿與齊也

附注或云此突字本穴若漢攻大宛突其城者故杜訓為穿一說突通作揆塘揆猶衝也不必改字將巡城甚為苦惱其監尹曹夫王其意何如陳氏曰獲不曰非禮曰不祥何也禮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社主社示國遷也社社主也林法繫馬繯也執之而見者脩臣僕之禮按禮曰軍中無繫以纓拾矢可也承飲軍中禮也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還劉子諸官皆鄭人

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儀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

晉侯濟自泮泮水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在二十

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

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以

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

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

之正長帥旅百官正長羣有司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

為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

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

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侯

齊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

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日將巡

城不欲載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

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魚呂反音亮御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累

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再拜誓首承

類悲反一呂軌反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

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

人數所主反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

在軍者權攝為之未必正官各使其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也按此存亡國之事也此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杜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與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同盟蕩名既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五篇注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日知錄云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屈建為令尹在此前按居其間使楚首尾不能相顧成十六年註云墊臨贏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濕又駐於此水雨大至民將困病

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諸侯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來弭亡氏反

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

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遠子馮卒屈建盟于宋傳

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有世本屈

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舒鳩先至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

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墊臨隘

乃禽也不如速戰墊臨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簡師陳精兵駐後為陳○陳直觀友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執

而救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

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衛獻公入于夷儀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

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天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

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

數符而出不將以歸故知空獻其功也戎服韋弁服以韎韡為弁又以為衣裳也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裳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黃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故鄭玄謂祀宋為二王後前祝陳為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為通二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

者之禮至貴也舜在
其前其禮轉降雖通
二代為三其二代不
假稱格唯陳為格耳
恪敬也按趙陸二氏
從鄭傳氏從杜

孫氏曰晉人問陳之
罪則數其恃楚馮凌
問何侵小則指大國
數圻問何戎服則指
文公布命各燦然有
章或云殺手謂敢
不拒也 侵凌也
非用兵之侵也陳大
於鄭而謂之小者自
晉言也按侵小猶言
暴寡不必說國大小
當時常語非有意義
或云致罪言有罪當
誅不論大小且昔疏
作且夫大國一同夏
殷之法也周五百里
為大國林注今大國
土地之多或數倍於

天子若非復削小國
何以至土地如此之
廣按足利本後人記
云一本至下有大
一說今大國數圻之
地者多矣 大室曰
戎服輔王是卿士之
職也晉文獻捷時授
之鄭文也今鄭使戎
服者不廢王命故也
按輔王受晉獻捷即
檳相之職也今子產
使者也授捷者也與
鄭文又獨戎服為從
舊例耳論者曰子產
辭多文飾不類平日
豈謂此類歟或云乃
難之辭若鄭無辭晉
且問罪也林注人之
有言所以成其志之
趨向也言之有文所
以成其言之華采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
戶樞之發或明或闇

天子若非復削小國
何以至土地如此之
廣按足利本後人記
云一本至下有大
一說今大國數圻之
地者多矣 大室曰
戎服輔王是卿士之
職也晉文獻捷時授
之鄭文也今鄭使戎
服者不廢王命故也
按輔王受晉獻捷即
檳相之職也今子產
使者也授捷者也與
鄭文又獨戎服為從
舊例耳論者曰子產
辭多文飾不類平日
豈謂此類歟或云乃
難之辭若鄭無辭晉
且問罪也林注人之
有言所以成其志之
趨向也言之有文所
以成其言之華采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
戶樞之發或明或闇

伐相公弟殺天子免而代
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奉戴厲公 奉戴猶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
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也逞
盡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
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上辱大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且
昔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
自是以衰
衰差降○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復小何以至焉晉人

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卿士
王桓王卿士○ 數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矣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
功 謝晉受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雖入陳服之而
仲
尼曰志有之 志古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將住反又如字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雖得行猶
賈為伯鄭
人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桓機之發
林為掩為司馬
之子 馮 子木使庀賦 庀治○庀
數甲兵 閱數
甲午為掩
書土田 書土地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
鳩數澤 鳩聚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
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有榮辱此句出繫辭傳尤具也治之使具故訓治賈云淳鹹也疆疆聚也疆聚地之堅疆者周禮凡糞種疆聚用糞復水為豬故為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間也說文田踐處曰甸町亦頃類詩九臯毛傳臯為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父戟酋矛弟矛而有弓矢巢之封疆居良及

表淳鹵 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淳數疆潦 疆界潦者計數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町原防 日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 牧隰臯 隰臯水厓下濕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頂反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有既 量八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 其毛色歲齒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甲楯之數 使器械有以備軍用 賦車兵 甲士 徒兵 步甲楯之數 常數○楯食準反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 門攻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 殪死也○射食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爽鳩也鷹晨風屬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陸云說詩作閱容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蒸民篇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

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令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然然明名○鷂之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 其過鮮矣備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鳥子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 得恤其後也○說音悅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可思其復也 思其復也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喻君 今甯子

說文弈以甘疎兩手而執之弈者戲名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弈者落奕之義按落亦即絡繹廿古拱字

視君不如弈棋弈圍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三年復入注扶又反君爭之爭鬪為之于偽廢長丁夾反立少照詩

傳喪之徐息浪反徹去起呂反其長丁夾反勝之證一音繩反有郛之亮反又音章○今本障

無咎其九反所祐又音而觴武羊反午匿女力反徧拜音遍之難乃旦反子少詩照

同嬖於必計反七輿餘音王鮪附音侍坐如字一音才臥反以走如字一音奏民柄彼命

無解佳賣反○今本懈墨纒本又衰內應應對備守手又反既乘起細證反下駟乘

上獻子時掌反督戎丁毒反帥卒子忽反訟女音汝注同槐本音懷肘張九反王孫揮許韋

遠疏其居反胠業一音起駟乘繩證間大國又如字其咎其九反其難且

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音悅又於背音佩二隊徐徒反行徐戶即反隘道於懈

道於懈反延音庭本亦作庭築壘力軌辟音壁○今本壁少水地名京觀官喚晏來徐音

公鉏公鉏重席直恭反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音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如恪居同

同公鉏公鉏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音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如恪居同

苦各豐歟都簞反徐弗應應對焉在之療力召娶于七任鑄之

反所治直吏為先人于偽反下為己請自為請為要君一遙反母或

音無殺適丁歷盍以戶臘狹路戶夾敝廬力居見齊侯一讀以見字

下同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大饑又音疑反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事

見賢遍隰叔徐八王夏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任寓書音遇

之賄呼罪將焉於虔也夫音扶下母寧音無浚我思俊以焚扶云焚斃

反婢世子說悅音為重幣于偽反下子西相息亮介恃音戒注蒐軍所求

因閱悅音數所主黔如淳音陳縣韋昭音射犬徐神卑下遐嫁常

分扶間婁作本或樓小阜扶有在幄於角已皆乘乘車注及下皆同

踞俱慮轉音張衣裝則良反亦囊取曹直救入壘力軌搏人音博

徐甫復踞扶復討又反丁曩者乃黨反怯也去業之亟居力反荒浦判五

師祁犁利兮反又公孫揮許尋降下如字下人戶嫁言易以鼓且

夫扶音亡釁許觀經二十五年雖背音佩為晉于偽反下孟公綽昌若

音本卓使偃取之本或作娶字辨別彼列坎下苦敢兌上徒外巽下遜中

男丁仲風隕于敏不可取七住反同蒺藜力私無應應對則喪

反息浪嫠也力本又作釐驟如左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注之難乃且欲

殺申志反又近於公宮并注同且于子餘公拊拍也楹音盈眾從才用

重言直用別下彼列撮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

股音古封具求付鐸父徒洛祝佗徒河弁皮彥監取古銜駸蔑子公死

難下且反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三踊羊寵而相息亮反大宮

音泰乃軟一音所故復扶又以唯位悲虞乘細證知匿女力狹道音洽

瘞於滯埋之無皆不蹕必音七乘細證反及自泮音半獨使所吏正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字或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堙音木刊若千隧陁

反古定無別彼列又陳侯免徐音萬擁社於勇而見賢遍反及俘芳夫道

之音導遽以其據子捷反在接子駢蒲賢反又子孟音隘隘於懈私卒子忽

同後駐張任復逐扶又反下舒鳩潰戶內虞闕於葛妃胡公音配配本

亦今本之長丁丈三恪苦洛五父佗徒何夏氏戶雅播蕩補賀介恃音配

戒音以馮皮冰可億於力逞勅景億度待洛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城濮音能

詰起吉相鄭息亮以共音恭藪澤素口焚燎力召之處音昌辨別彼列

同埶薄音學疆居良及注同潦音老豬步魚反尚書傳防隄防隄丁兮小頃若

反牧隰州牧步卒子忽器械直亮疆其居良鷹於陵鷗徐居朝夕字如

匪解佳賣亦音棋棋其音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古治

泣盟伯車秦伯之弟鍼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

而特跳此者附注徒彫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甲午衛侯

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期

疏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頻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郊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為叛故註明之林父畏齊入殺已故先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卿會公侯非礼今卿會馬良霄輩皆當與

也但向成別有後期之責故書良霄名而不貶以駁向成也良霄雖書非舍其罪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入則嫌向成與良霄輩同罪而其後期之罪不見故書良霄退宋班明向成有二罪也

許靈公卒悼公買立當進待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進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言已與叔向同爵何以退之而不應韋昭云子買子朱同爵馮氏云何以黜朱是爭善也拂衣振迅之義以其將闢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相通此似叔向無罪而闢雖一曲一直

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

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入則嫌向成直以金與公賤之○澶市延反駁邾角反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害○痤才何反○鳥路反

甯喜言國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星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今弒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命在二十一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遂見公於夷儀及曰右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也言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也黜退撫劍從之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效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蒲卜反御魚呂反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五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甲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務德而爭善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患而撫劍拂衣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甲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及國為善則惟言了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問因何而入

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唯裏在家守之

剽是黑背之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黑背使鄭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子叔即族也殺太子角不書蓋以不告故也趙氏云公子公孫無稱族之法蓋如叔躬之子公孫嬰齊孫子叔嬰齊耳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叛反背之辭叛判也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有地從已故稱為

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多不過亡出悼子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人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叛他雖出奔地不從已則不稱叛叛是由地以生名也

馮氏云以首肯見意也領說文作領點頭以應也

文子本不面答甯喜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發歎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也或云在乃心在王室之在言心不在我也猶云伯父無裏言也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負羈縲從見禧廿四年

曹人詢林父為厲林父又以厲責子林註指殖縲為惡鬼而責其子及不之知也一說惡鬼亦報人人反不知也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研驕心易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父喜甯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打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研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使止之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故父叛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

成三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

如厲惡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殖縲獲殖綽

復愬于晉為晉討鄭伯賞人陳之功入陳在

雍鉏孫

氏臣

卷十九

三

前年

在

林註子展為元帥故特享之

禮卿大夫所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遺人以物皆輕死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四井為邑故八邑三十二井也按敢及猶敢當也林注遂讓而不失其班次之序

零音干韋昭音虛附注斐樓同音秋文於費字皆音力侯及其誦近留故與樓異獨倍十八年些曼音即鈎友是也立皇頡於位而問之上高舉也下下能也

已上下其手又柳揚其辭欲使曲證之也林注此子卑之辭或云弱擄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嫌貪而傷國體秦必不知此也疏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厲上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秋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三月甲寅朔天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子秦

人侵吳及零婁聞吳有備而還零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兵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則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

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

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于子產辭乃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

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會之言其至會所耳。晉將執之故使衛侯出也。

之封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懿城西北五十里有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人執甯喜比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欲其晉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請之晉侯廉耳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頭頭令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館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異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各不同故拜二君辭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宜其明德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一言不敢遠晉皆所以答嘉樂也嘉如字樂音洛詳文三年命疑作令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詩云馬之剛矣響之柔矣馬亦不剛響亦不柔志氣庶庶敢與不疑款文云將仲子兮本無兮字此依詩序此子羽非行人公孫揮也

名棄取見棄之義林注入宮夕見其母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止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曰趙文子父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罪不以國子賦響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

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

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騅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

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其鄰之妾取

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平公共姬子也父長丁丈反

馮氏云看得甚美也
或云尤物移人之尤
故訓甚
婉者巧于自結很者
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為寺人之
官公使之監知天子
內事為在內人之長
知之謂與楚各層相
識也秋文惠牆作屠

唯佐免我知兩人之
排擯故也
按太子欲召佐使請
乃曰召而來遲則不
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與佐約
曰汝至於日中不自
君所歸則我死矣
言語亂入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
之馬也重正為夫人
步馬之時夫人名已
定矣故對云君夫人
氏也但棄本是妾左
師欲令夫人重已故
佯不知之夫人聞之
懼已不得為夫人故
自稱妾饋之錦馬也
某使者自稱也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
有人焉
声子即公孫歸生

其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

佐元惡而婉貌惡而心煩而心煩太子座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合

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

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其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友而聘

告公騶駝也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

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

也問諸夫與左師夫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昭謹也欲使佐失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

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

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夫人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

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執首受

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

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

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復子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

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左專祖父椒舉也朝如字

卷之六十一

皮革諸本句張本讀
按外傳皮革下有焉
字蓋外傳如龜焉灼
其中必文於其外若
體性焉有首領股肱
此類焉字猶之也故
此文今說為八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差
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大禹謨

牟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
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瘁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失錯也謂實有罪而
失於妄免也
言下國諸侯推命湯
為天子也按封大也
朱云封殖建之其福
以及後世也命上亦
故字觀以此可見古
人之樂行賞以此可
見古人之擇用刑以
此可見古人恤民不
倦
莊廿年傳曰司寇行
戮君為之不舉膳夫
職曰王日一舉以樂
侑食注云殺牲盛饌
曰舉又曰邦有大故
則不舉注云大故刑
殺也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
攻之彼不知虛實必
然遁走
軍猶攻也

辜盜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
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
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饌也酒食賜下無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樂此
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公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
不能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寘諸
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

不南朝于楚

林注是正也按是誤通謀審也正也韋云是理也黃不烈云韋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

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留一人

將戰決戰也

林註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一說行寒剛及列也偽如歸彼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逸之與禁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同似勝此是示為必死

之戰也

叙文鄧或作賚

子重子及一歲七奔命

上賁或作楚即越椒也叙文歷作厭云本又作歷於甲友徐於輒

楚語作易中下楚必歎之注中下中軍之上下也中軍有上下見于晉語欲猶貪也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

四萃楚語作三萃章曰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

○寵勃堯反又通弔反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隊獲申麗而還成六年

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

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郤音邑

六反又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

超六反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

歸一人簡兵蒐策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楚次次舍也楚

○陳直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

子子及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而雍害其事子及亦雍害

取復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為謀主扞禦

比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策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

子靈之為也車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音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彘范易行以誘之彘書時

必克一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中行二郤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

○易以鼓反又音亦行戶郎反又音衡

○易以鼓反又音亦行戶郎反又音衡

註轉

卷八

八

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

外傳執政不是謂淑舉曰女實遺之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期也

附注今其棟扶如叔向也外傳作倍其室

叙文冒亡報反又亡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貪名者譽謂目矜奮以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僭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友滅為僭○潛子潛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擊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度幾救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

是故昧於一來味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

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

利不可從也○豐許觀反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人南

里墮其城南里鄭邑○音悅墮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下涉汝水南門

鄭縣南汜城汝出南陽魯縣南經襄城

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

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晉

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土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土

職貢於宰旅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其復齊

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縣故城是龍襲衛羊角取之

夸人靈光殿賦云危奮靈以軒轅是滿也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之名林注獲楚攻門者九人馮云當是鄭為楚獲故逞而歸耳當更詳之汜襄城縣南汜城汝出南陽魯縣南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是貢時事也

廩丘蓋衛地齊人前取之以賜焉餘者烏餘大是猖蹶益見梁

介被甲也取庫中之甲著之三十年介于襄庫又同凡失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焉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林注宋之盟文子之偷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弟是兄曲也去弟是罪弟身也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疆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邪勝是小是也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喪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三國具車徒故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衆迸散也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寶入雨故水寶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之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易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邪勝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先悉薦反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衞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秋七月辛

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爲若致邑封有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

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

睦

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也

附注此段與廿八年慶封來奔章甚似恐本一事重說耳舊世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驩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林父逐君室死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納一作內沮止人為惡也勸御人為善也賞罪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

刑法也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已以對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終身不仕是記者叙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復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前耳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總聲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總也總衰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按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

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鄙風曰相鼠

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衛喜已言其聞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翻音容衛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車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不克皆死無地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所殺夏免

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右惡將

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

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子鮮

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鱗實使之使甯

遂出奔晉君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

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音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

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

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象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十

室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

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

邑有百衆是百衆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一衆之邑一衆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衆故稱一衆附注難如字下難吾助女同

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成攘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可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為此享多文辭言從武至者謂非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于良

外傳以蕃為軍禁輦即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蕃為軍不設壘

大叔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曰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盡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

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五民矣將馬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

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及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

辭宋向戌自美強兵之意敬逆趙武趙叔向因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魯君荀息從趙

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

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朝見晉楚者更相見見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士

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祭公孫歸

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二專 卷廿八 十一

動也

伯夙荀盈傳無明據

按晉營及厲晉諸

國皆在宋城北諸

國在西晉外東以東

為上也林注諸國各

以藩籬為軍又曰以

東為左

魯衛

晉營

宋城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

而已秋義利猶濟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用

此三者定也信亡則

志不立失志必死其

死一作以死賤人一

為不信猶尚不可況

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

楚各處其偏楚處南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

難之氣也言楚有襲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

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

存身安信亡何以及三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單

國卿也不信之人

踣其死言無得生者

前覆曰踣謂倒地死

不病者不唯病害而

已必至於死言之不

用若食之消散故無

信為食言說單弊

其死斃而死也猶云

未有不亡不病不待

病而強死也

夫謂宋也

想楚人之情不應及

是之惡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

宋謂之也叔孫發魯

之時未有交相見之

議故季孫在國聞之

慮其病厲賦重疑邪

滕為人之私故假公

命敦勸之也

叔孫雖內知非真公

命而其辭稱公即須

從命如是則故君之

也斃踣也○單音丹踣蒲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必莫之與也安能

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欲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雖倍

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

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

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

則貢賦重故欲此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私屬二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生口約

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陳蔡鄭許，下南，下北。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大夫成在。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非爭主備而叔向言之者。假此以勸之耳。林注：楚同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按以楚為任晉之細事，亦可矣。朱云：楚今自同於小國，享宴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為客，諸侯燕禮，燕臣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劉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子木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甚，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

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也。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客。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

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魚

據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宜其光輔五君以為

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

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

重結晉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不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忡，勅忠

反。又降戶。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抑武也

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鷓鴣之賁賁。鷓鴣之賁賁，詩鄘風

鷓鴣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鷓鴣。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

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

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

肅謝功，召伯堂之列列。

意耳。林注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

范武子德上矣。叙文隴力勇反附注。魯勇反。舜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文。

叙哭晉謂之策，孫炎云：林也。郭璞云：林版也。然則林是大名，實是林版。按晉語：林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半作寢。

不安與侍御不在側
與此牀策即寢閣之
義周礼天官玉府掌
王之衽席牀第几藪
器即是

按匪文詩作彼交六
年傳註匪彼也

附注公怨猶云公言
之將舊怨以為報實
之榮寵也疏伯有不
臣公之所怨當自掩
蓋而賦詩以公之所
怨為實之榮寵劉云
公頭然也
按稔熟也穀一熟故
為一年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
傳二年
好樂則用樂以安民
也其使民也又不淫
以使之民皆愛之
計謀不當則非舍死
也自矜其功言已得
免死請賞邑也林
本示作視向戌以賞
典示子罕也按呂覽
聖王有義兵而無偃
兵臂之若水火然怒
咎不可偃於家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有巧
拙而已又戴記用兵
篇可並考言之術者
德礼等是與存明之
道驕虛等是廢亡昏
之道畏兵則與不畏
則亡與亡由兵而向
成以為不須用兵是
誣也以誣入之道掩
諸侯也蔽一作斃踏
也賞邑書之於孔子

征師乃伯成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

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請

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遺不謂矣中心藏之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言瞿瞿然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不荒所

顧禮義公孫段賦桑扈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若保是言也

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字告叔向日伯有將為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言誣則鄭伯未

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

反又尸氏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良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金水火木土也民並用之廢不可誰能去其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

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罕刑其字又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溢我宋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繆亦稱寡使妻生子而其妻死矣

一說崔成有疾句二廢之而立明句

林注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連于崔氏

在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

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知之司直鄭詩

風司主也已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也逸詩恤憂也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

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

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

終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隹宗邑也必在宗主宗主謂崔明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吳

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

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出魯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

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崔之薄慶之

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

駕寺人御而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喋其宮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癸復命於崔子

且御而歸之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崔

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湯報也晉侯享

左傳

傳三十年鄰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李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讖矣新蔡女牆而守之

家家衆也崔杼時在慶封家官覽崔杼婦無婦矣因而自絞一說辟避也襄廿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

啖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

云三失閏不可得而考傳氏云律曆志引

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

建武皆合不以傳為謬則杜以經文為訛

有理也趙訪輩以魯自在曆為杜謬說按

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八限應食大衍

授時曆皆同貞享曆是朔食辰時

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遠取

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遠計之故云

通計也公如楚晉霸業衰木

精歲星火精熒惑土精鎮星金精大白水

精辰星游云歲之不易向云

飢寒之不恤明年宋鄭皆賦民粟淫行時

舊本自二事無冰不由歲星祖以此年有

二事總言其占且陽氣出地發洩

木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之宿故歲星亦

以龍為名龍行疾而失次在下歲星福應

之星今被衆勢屈是不能祐本國之象

三宿女虛危今人腹飢言枵腹本此枵耗

聲近按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二句當在耗

名也下蓋錯置也註當亦隨而移彼

紀文宿音秀按當說如字說苑廿八星曰

宿日星之所宿也紀名宿宿也止宿也廿

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

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妄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歸之必崔

氏之亂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服喪○賈女鳩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

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

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狀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

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邾子來朝秋

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自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晉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也靈王乙未楚子昭卒

故朝楚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

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

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

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

地氣發洩○雷蛇乘龍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

音災洩息列反乘龍宋鄭之星也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左音剛又苦浪

反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

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齊侯陳侯蔡侯比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

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齊侯將

八舍廿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之序
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
彼命逆即從之先承意志
禮也

趙氏云大國事天子惟聘
而不朝故韓起稱歸時事
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
故子產言會時事彼時我
言蔡侯猶能改也一本
今還受享絕句而傲而愾
對句林注不敬出其中心
不得良死必為其子所弑

按君沉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寡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親文草行為跋水行為涉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
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

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
後賄禮也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
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年重丘盟在二十五衛人討甯氏之黨
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碚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也從才用反碚七略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宗盟宗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
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于况反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愾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愾傲以為亡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天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

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孟孝伯如晉星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

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之

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駟人實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古奉其皮幣用

乘皮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
遠而無應故凶或云
迷後欲反而失道已
遠故凶
楚子本意願鄭伯來
朝全不顧道理唯欲
復其本願
楚子必死嗣君不十
年不能主盟後八年
靈王會于申復上六
爻辭至於十年不克
征故游吉云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
歲星客在玄枵惟衝
鶉火而鶉尾亦有咎
者蓋以歲星漸西衝
則漸東也妻子為祭
祭者細弱之名妻子
為入之後尾亦鳥之
後下占效驗惟人之
所在言其知之在人

各自有意見也附注
惡鳥路及聘禮無設
壇之法下文云先君
為壇蓋以朝禮君親
行事重故有之也除
地曰壇封土曰壇循
因循也先大夫為壇
受郊勞今則為舍不
除草穢
舍則草舍宥其以下
五其字指小國說其
請其二三其字自說也
行其以下五其字指
大國也禍即惡也猶
云耻辱對賀福甲凶
而言故曰禍今君臣
微弱聽命于人昭告
之子孫可謂耻辱焉
己趙氏云諸侯朝楚
非得已故子產自損
其礼以為禍
莊公之乱群臣避難
並與出奔崔氏名之
為賊今崔氏亡慶封

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
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上震下坤之頤三三上震下

頤復上六曰迷復凶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
變得頤上六曰迷復凶上六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
應故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以復其願而棄其本

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
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

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吾乃休五民矣
為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禘竈鄭歲棄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祭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
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
祭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

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九月鄭游
示卜占惟人所在○禘音奴惡如字一鳥路反九月鄭游
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

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
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

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急解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大國
政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之命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過焉可也無昭過以齊慶封好田而者

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內實遷于
為政以付舍○晉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葵氏易內而飲酒也後而居葵家數日國遷朝焉

召使還國故言使諸
逃亡之人得賊名而
出者以己情告而悉
反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猶今
律所謂自捕得也按
亡人能捕得他賊則
反其身以功贖罪也
此說似勝未知杜意
何如

就於盧蒲
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難出奔者故及
盧蒲癸及公子之
慶舍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而後可相取
慶氏盧蒲
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
言舍欲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音烏
注同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年崔氏弑莊公黨二十五
奔今還求寵於慶
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寢戈親近兵杖也
先

親近
親文公膳謂公家供
卿大夫之常膳林注
供卿大夫每日之膳
例用雙雞知之知其
意也

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
之膳食
饗人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
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也去起呂反藏也
洎其器及肉汁也
子雅子尾怒
惠公孫慶封生盧蒲癸
子怒
告
歸父生魯平仲
欲與共謀
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

按去子為除去義不
必訓藏洎灌金也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
汁為洎林文又引字
林云洎已菴反附注
史記武紀水而洎之
徐廣音居器反與字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
言云
子家析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曰人
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
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
之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白車於
莊
慶封時有此木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
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
去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無宇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
慶封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
嘗秋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舊也
子息
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子息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
猶盟也下文註慶
封亦字子家按人各
有其能以事君群臣
相謀為亂非我之所
能及莊街里名見下
昭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也
按邵氏以此為陳氏
父子隱語甚有味然
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殺
人見血

慶封為無宇卜之無
宇見死兆詐泣以見
其誠
慶嗣紉文繼嗣之嗣
本或作嗣誤
前知其其在吳越與昭
十一年必為魯郊同

一奇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愎自用
乃譎以其謀告之而
激之使出營祭

祭主人先獻今云在
而莫為上獻是舍使
為之也不可以禮責
也

為優以誘其眾也優
非一物而二名也今
散樂戲為可笑之語
是也哀淑取 文令
人笑者題之名曰俳
借集今人謂數驚為
好驚亦善之義按善
猶多也與善食善朋
之善同

費棟梁也此是屋上
之長材椽之所以馮
依也俗謂之屋脊俎
壺皆祭器紉文費蒙

也在上覆屋也方言
作旆注屋椽

入入國也孟子置之
莊獄之間即此林注
慶封請與陳鮑戰
車甚沃蓋古語
馮氏云祭食祭先所
進殺之序徧祭之今
祀祭是不依先後之
序也疏祭銅羹於上
銅之間祭飲於上豆
之間是各有處蓋禮
食必每品各出少許
置豆間以祭示有所
先也附注據史記此
事在餘祭三年注云
餘祭以襄廿九年卒
服亦謂句餘即餘祭
天道福善禍淫今及
福淫人故惠伯疑之
附注三子之斥逐在
二十一年乃莊公自
為之不緣崔氏乱也

我殘壞也不欲慶封
得救難○我在羊反
盧蒲姜謂突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慶舍女突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
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突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

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為祭慶莫為上獻上獻者先

結反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
如字又 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優慶氏之馬善駁馬士皆

釋甲束馬束紼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

桷擊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費費屋棟刺

反耕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

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尊陳須無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及陳

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

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
夷未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
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
為昭四年殺慶封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

襄廿八年
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晏氏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

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後橫生故有滅亡

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外宰猶益

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

邶殿耳林注若奔亡在外國維我之一邑

亦不可得宰制按林注甚矣疏人皆欲生

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

正德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从一富

聲富古福字是有幅義媿侮易也

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開成石

經臣傍小書陸云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物哉卿云吾邦明經家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
其拱者其崔杼也拱合兩手也此壁兩手拱抱之始求而不得嫌以他尸代之故傳云云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直崔子也馮氏云此棺當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按亂臣十人亦見昭二十四年
齊沃恐亦詩語李蘭意取米積詩也濟在魯故穆叔稱之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

喪當書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故發例

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

其邑焉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也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

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

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

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使無黜媿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

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

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
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太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月戊戌朔乙亥誤
○柩其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遠以章
其罪著○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
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崖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入洧廷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
必還為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上○行潦之積潦言取積潦之菜於阿
言賤寘諸宗室薦宗李蘭尸之敬也言取積潦之菜於阿

季蘭服闋竟宣三年傳朱注豈為一人句行也句一人謂王也行也言不知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至故云目前飢寒猶不憂恤何暇為遠慮其後

誰何也待楚立君徐為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注徵明也

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也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

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不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鴛鴦○駕音加鴛鴦五河反公遂行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

同盟禮也宗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於此發例○徵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彼列泣盟音利又音類伯車音居傳為于為特跳直彫傳寫直專經二

十六年背國佩傳不應應對暴骨徐扶沃反道二國音拂拂衣芳弗騫裳起庚反本或作褰音

瑗徐于萬反今殺申志反誰畜一音勅六反遂見賢遍反一音如字淹恤於廉反徐於嚴反孫襄

居守手又反復攻扶又反下復愬同領之本文作領易生以豉大叔音泰朝夕如字負羈居宜反緹

為于偽及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婁音昭音虛或一呼反易如淳音樓別識彼列上其手時掌反下

介弟音音道囚音音抽戈勅留反印刃反董父音謹以為請一音如字更遣使所吏反疆戚居良

不得與音音為衛侯故于偽反下為臣注相齊息亮反太平音泰緇衣側其反

夏反戶雅先下反遐嫁娶於反七住子牟反亡侯為申公反如字舊為國反于偽杞梓反徐上

子音不僭反下皆同不濫反力暫殄反徒典瘁反在醉怠解反佳賣為之反于偽不舉反下為則

飲反於據饜反本亦作厭饌反仕春朝夕反如字救療反力召析公反星歷人寘反子豉將遁

徒困易震反以鼓鈞聲反音均徐宵潰反戶內桑隧反音遂復侵反扶又華夏反戶雅蒐反所留

象反繩證閱也反音悅今反無也字秣馬反音未蓐食反音辱之刑反音刑事見反賢遍精卒反于忽欲令反力

同反下不復反扶又四萃反在醉娶於反本又作取女實反音汝為許反于偽介于反音界於比反音必

妹音貪冒反亡報反又反亡北反不禦反音魚于汜反音徐扶所治反音直吏介于反音界於比反音必

同反經二十七年不與反音預管軟反音所合反又反復患反音扶倚順反音於綺傳為賦反音于偽

同反相鼠反音息亮復攻反音扶欲斂反音力驗內我反音納本又反一衆反音繩證少師反音詩照欲弭

所吏誰愬反音悉路公喪反音浪反總衰反音七雷反本亦作反一衆反音繩證少師反音詩照欲弭

徐武之蠹反音本又作蠹丁故反音今本亦蠹我焉反音於度反下將焉用之焉反音為介注音戒後折反音之設

同反徐又反音制俎反音莊使舉是禮也反音沈云舉謂黑肱反音古弘更相反音庚子皙反音星歷得復反音伏

反以藩反音萬元楚氛反音徐扶斃反音婢世一坐反音才卧飲大夫反音於鳴而重反音直用反下聞於

音問又事治反音直吏無媿反音九位反之好反音呼報草蟲反音直忠召南反音上照反觀反音古豆

如字踰闕反音域徐非使反音所吏反箒反音黃其樂反音洛下注及文至蔓反音萬避反音戶賣迨反音戶豆

印段反音一蟋蟀反音所律大康反音泰其居反音據好樂反音呼報瞿瞿反音俱付受天之祜反音戶音焉

往反音其度反音下政倡賦反音昌亮已侈反音字林充皆數反音所主蔽諸侯反音必世反徐甫世反

世反音作弊反音婢無厭反音廉徐於娶東反音七住无咎反音九反今本亦無反朝陽反音直遙反音盧蒲

涉反音經二十八年以應反音應對為宋反音于偽傳梓慎反音子玄枵反音許驕發泄反音本洩耗名反音呼

反時復反音扶北燕反音鳥賢不與反音預後賄反音呼罪圃反音布五日其反音人實勞于反音方報反

于作而傲反音五報反而惰反音徒卧君小國大事反音古本無將為反音于偽之休反音許蚘反乘

皮反音繩證之難反音乃且曰女反音汝何與反音預跋涉反音白未敢憚反音徒且之頤反音以之無應反音應對

不幾反音居依反不能復反音復顧同禪寵反音避支禍衝反音尺容之分反音扶問相鄭反音息亮反

反音制又俎反音莊使舉是禮也反音沈云舉謂黑肱反音古弘更相反音庚子皙反音星歷得復反音伏

反音制又俎反音莊使舉是禮也反音沈云舉謂黑肱反音古弘更相反音庚子皙反音星歷得復反音伏

為壇徒丹郊勞力報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宥其音其菑音怠解佳賣共

其恭音好田呼報數日所主見封賢通之難乃且反○今辯別彼列反相取住

改寤五故救難乃且反下大公泰音優俳皮皆絆之音介慶音擊扉音非門掾

也直專門闔戶臘猶援爰音於薨字林亡為君于偽反下于嶽五角以鑑古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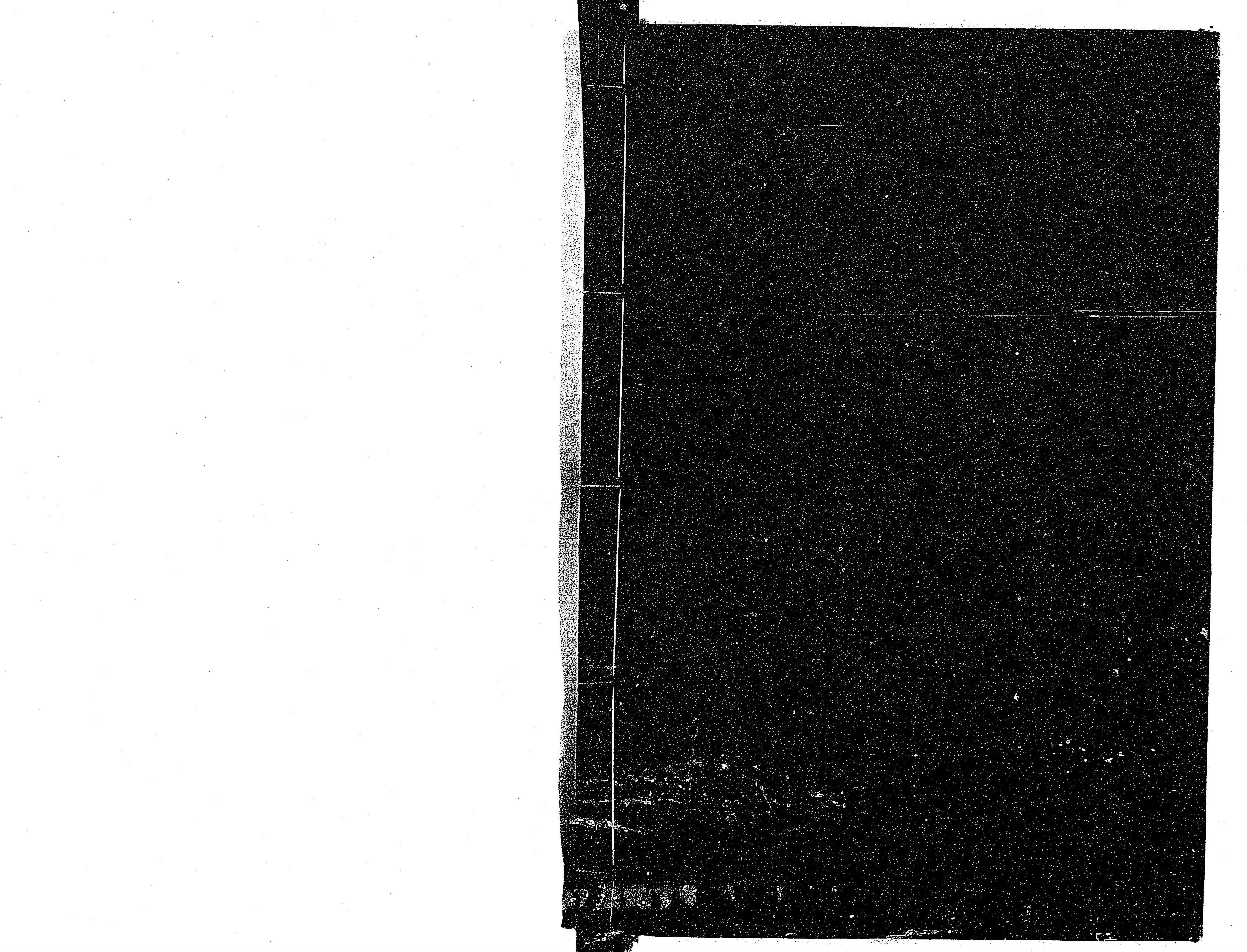
必瘁或在醉反本食慶嗣音茅亡交鷓尺之刺不敬七賜喪羣息浪故鉏仕居

子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句瀆音有幅音無黜勅律嫚徐音比竟音能令力呈拱壁居

音恭徐為宋于偽過鄭古禾蕞崖本又作涯行潦音之蘋音藻音真諸之鼓之

隙去逆反本廢好呼報徵過本或作

或作郤



特56

18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五 冊	一 〇 號	經 函 架	漢 書 門